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五十六

孟子六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

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

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冐法以為姦便是不信度也因歎曰看得道理熟見世間事才是茍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茍且行之必亦有害而況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茍且凡云且如此作且如此過去皆其弊也凡見人說某人做得事好做得事無病這便是循理若見人說某人做得有害其中必有病如今人所以茍且者只為見理不明故茍且之心多若是見得道

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為惡矣卓○僩錄畧

上無禮下無學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面工是百官守法度者此學字是責學者之事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僩

問責難之恭陳善閉邪之敬何以別曰大概也一般只

恭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如以堯舜三代望其君不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事上説蓋不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為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着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不特事君為然為學之道亦如此大立志向而細密着工夫如立志以古

聖賢遠大自期便是責難然聖賢爲法於天下我猶未免爲鄉人其何以到須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非者而去之如日用間凡一事須有箇是有箇非去其非便爲是克去已私便復禮如此雖未便到聖賢地位已是入聖賢路了淳

責難於君謂之恭以堯舜責之而不敢以中才常主望之非尊之而何陳善閉邪謂之敬此是尊君中細密工夫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以爲

善而不之諫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如飯必用喫衣必用着脾胃壯者喫得來多弱者喫得來少然不可不喫

那飯也人君資質縱說得近不足與有為然不脩身得否不講學得否不明德得否此皆是必用做底到得隨他資質做得出來自有高下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也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這般言語是鐵定底條法更改易不得如此做則成不如此做則敗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也

僩

問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曰恭是就人君

分上理會把他做箇大底人看致恭之謂也敬只是就自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己當如此做燾

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燾

規矩方圓之至章

問規矩方圓之至也曰規矩是方圓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圓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

方圓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燾

問欲為君至堯舜而已矣昨因看近思録如看二典便當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某謂堯所以治民修己而已舜所以事君誠身以獲乎上而已曰便是不如此看此只是大概説讀書之法而已如何恁地硬要樁定一句去包括他得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

事君是事事做得盡且如看堯典自欽明文思安安以至終篇都是治民底事自欽明文思至格于上下是一段自克明俊徳至於變時雍又是一段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熈又是一段後面又說禪舜事無非是治民之事舜典自濬哲文明以至終篇無非事君之事然亦是治民之事不成說只是事君了便了只是大概言觀書之法如此或曰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二典亦不足以盡之曰也大槩可見個

或問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仁何以亦曰道曰此譬如說有小路有大路何疑之有去偽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夫道一而已矣者也因言胡季隨主其家學云云已下見胡仁仲類○僩

三代之得天下章

廢興存亡惟天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呂燾

愛人不親章

聖人說話是趲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趲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范忠宣所說

以恕己之心恕人且如自家不孝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親自家不忠也教天下人不消事其君自家不弟也教天下人不消事其兄自家不信也教天下人不消信其友恁地得不得還有這道理否又曰張子韶說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到事父下㸃做一句看他說以聖人之所難克這正是聖人因責人而㸃檢自家有未盡處如何恁地說了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為陋某看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壞了

道理又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更除不得須是忠方可以行其恕若自家不穿窬便教你不穿窬方喚做恕若自家穿窬卻教別人不穿窬這便不是恕若自家穿窬也教大家穿窬這也不是恕雖然聖人之責人也輕如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教他且存得這道理也得小人革面教他且革面也得又不成只恁地也須有漸又曰堯舜其猶病諸聖人終是不足賀孫

為政不難章

吳伯英問不得罪於巨室曰只是服得他心佐

天下有道章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强全不睹是非只以力論振

鄭問小役大弱役强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淳

仁不可為衆為猶言難為弟難為兄之為言兄賢難做

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端蒙

仁不可為衆也毛公注亦云盛德不可為衆也鳶飛戾

天注亦曰言其上下察也此語必别有箇同出處如

金聲玉振兒寛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

而玉振之亦必是古語㽦

不能自强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為

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

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非

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僩

自暴者章

問自暴自棄之別曰孟子說得已分明看來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也時舉

自暴是非毀道理底自棄是自放棄底賜

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棄

自棄絶也 閎祖

先生問𥹋自暴自棄如何𥹋未荅先生曰言非禮義非

如非先王之道之非謂所言必非詆禮義之說為非

道是失之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

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絶以

為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為我必不能居

仁由義是不足有為也故自暴者强自棄者弱伊川

云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𥹋云乎

日大為科舉累曰便是科舉不能為累 卓

問向所說自暴作自粗暴與今集注暴害也不同曰也只是害底是如暴其民甚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要去非議這禮義如今人要罵道學一般只說道這許多做好事之人自做許多模樣不知這道理是人人合有底他自恁地非議是他自害了這道理 賀孫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自人身言之則有動靜自理言之則是仁義 祖道

居下位章

誠是天道在人只說得思誠　泳

敬之問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它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它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

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着思有以實之始得 時舉

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是以實理見之於用故便有感通底道理曰不是以實理去見之於用只是既有其實便自能感動得人也

因言孟子於義利間辨得毫釐不差見一事來便劈做兩片便分箇是與不是這便是集義處義是一柄

刀相似才見事到面前便與他剳制了時舉

伯夷辟紂章

才卿問伯夷是中立而不倚柳下惠是和而不流否曰柳下惠和而不流之事易見伯夷中立不倚之事何以驗之陳曰扣馬之諫餓而死此是不倚曰此謂之偏倚亦何可以見其不倚文蔚録云如此却是倚做一邊去文蔚曰他雖如此又却不念舊惡曰亦不相似

劉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濵若將終身焉及聞西伯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不倚否

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間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僩○文蔚錄意同

求也為季氏宰章

至之問如李悝盡地力之類不過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强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為己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時舉

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他欲致富强而已無教化仁愛之本所以為可罪也僴

恭者不侮人章

聖人但顧我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衆人則反是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為爾衆人則以為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衆人做處便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道夫

淳于髡曰章

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或問執中無權之權與嫂溺援之以手之權微不同否曰執中無權之權稍輕嫂溺援之以手之權較重亦有深淺也僩

人不足與適章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

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或曰設遇暗君將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孟子不能格齊宣諸葛孔明之於後主國事皆出於一已將出師先自排布宫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效者也謨○可學録云問有不好君如何格曰其精神動作之間亦須有以格之要之有此理在

哉而在人者不可必

人不足與適至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

此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連

下句讀若偶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 方子

人之患章

孟子一句者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之類當時議論須

多今其所記者乃其要語耳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德脩謂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未必徒哺啜曰無此事豈可遽然加以此罪 文蔚

仁之實章

或問事親從兄一段曰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是仁義之英華若

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强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字緊要 胡泳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數句某煞曾入思慮來嘗與伯恭說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

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
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
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底華
采 文蔚
問仁義之實曰須是理會得箇實字方曉得此章意思
這實字便是對華字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
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去處
於仁民愛物乃遠而大了義之實亦然 夔孫

事親是孝從兄是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人將孝弟低看了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直是如此實

問仁之實事親是也竊謂實者是事親得其驩心當此時直是和悅此是實否曰不然此乃樂之實樂斯二者之事但事親從兄是仁義之根實處最初發得來分曉向亦曾理會此實字却對得一箇華字親親仁也仁民愛物亦仁也事親是實仁民愛物乃華也

德明

問事親從兄有何分別曰事親有愛底意思事兄有嚴底意思又曰有敬底意思問從兄如何為義之實曰言從兄則有可否問所以同處如何曰不當論同問伊川以為須自一理中别出此意如何曰只是一箇道理發出來偏於愛底此字便是仁偏於嚴底此字便是義又曰某怕人便說理一節

問事之當為者皆義也如何專以從兄言之曰從兄乃事之當為而最先者又問事親豈非事之當為而不

歸之義何也曰己與親乃是一體豈可論當為不當為 柄

問義之實從兄是也曰義是那良知良能底發端處雖小兒子莫不愛父母到長大方理會得從兄所謂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義發端處 植

問孟子言義之實從兄是也中庸却言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甚不同如何曰義謂得宜尊賢之等道理宜如此曰父子兄弟皆是恩合今以從兄為義何也曰以

兄弟比父子已是爭得些問五典之常義主於君臣今曰從兄又曰尊賢豈以隨事立言不同其實則一否曰然德明

問孟子言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義之實從兄是也不知羞惡與從兄之意如何相似曰不要如此看且理會一處上義理教通透了方可别看如今理會一處未得却又牽一處來滚同說少間愈無理會處聖賢說話各有旨歸且與他就逐句逐字上理會去木之

問性中雖具四端五常其實只是一理故孟子獨以仁義二者爲主而以禮爲節文斯二者智爲知斯二者柄謂仁義二者之中又當以仁爲主盖仁者愛之理愛之得其當則義也曰義却是當愛不當愛柄

問仁之實事親是也一段似無四者只有兩箇以禮爲節文斯二者智是知斯二者只是兩箇生出禮智來曰太極初生亦只生陰陽然後方有其他底節

問孟子言禮之實節文斯二者知之實知斯二者禮知

似無專位今以四徳言却成有四箇物事曰也只是一處如此說有言四箇底有言兩箇底有言三箇底不成說道他只說得三箇遺了一箇不說四箇言兩箇如扇一面青一面白一箇說這一邊謂之青扇一箇說那一邊謂之白扇不成道說青扇底是說白扇底不是節

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智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徳明

問節文之文曰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節
節者等級也文不直回互之貌節
朱蜚卿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强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着恁地把捉曰固是且着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

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蘖一齊爆出來更止遏不得賀孫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着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着檢點教詳審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孟子又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與知斯二者節文斯二者一段語勢有不同一則說得緊急一則說得有許多節次次序詳審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擁塞之物只恁

底滔滔流將去　賀孫

天下大悅章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為承順則可以得其親之悅苟父母有做得不是處我且從之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此所以為尤難也　僩

恭父問不得乎親以心言不順乎親以道言道謂喻父

母於道恐如此看得不可為人不可為子兩字出曰人字只說大綱子字却說得重不得乎親之心固有人承親順色看父母做甚麽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所以又說烝烝乂不格姦瞽叟底豫而天下化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賀孫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是無一事不是處和親之心也

順了下面所以說瞽瞍底豫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盡性 人傑

朱子語類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五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蔣雲師

謄錄監生臣茅　琳

朱子語類卷五十七

孟子七

離婁下

舜生於諸馮章

若合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先生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爲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周禮中有以玉爲竹節又

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令使者謂之蕩節也刻之為符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劵也如發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卓

僴同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鄭之虎牢即漢之成皋也虎牢之下即溱洧之水後又

名為氾水關子產以乘輿濟人之所也聞人務德以為孟子之言非是其說以為溱洧之水其深不可以施梁柱其淺不可以涉豈可以濟乘輿蓋溱洧之水底皆是沙故不可以施梁柱但可用舟渡而已李先生以為疑或是偶然橋梁壞故子產用其車以渡人然此類亦何必深考孟子之意但言為政者當務民之宜而不徒以小惠耳僩○卓録云或問車輿豈可以涉水曰想有可涉處聞人秀州人

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類非不知為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又謂其猶衆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為終以惠勝歟曰致堂於惠人也論此一段甚詳東坡云有及人之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盡都鄙有章只是行惠人底規模若後世所謂政者便只是惠　必大

中也養不中章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之謂也下以善養人同節

言人之不善章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恐是孟子因事而言之人傑

仲尼不為已甚章

仲尼不為已甚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合喫八棒只打八棒不可說這人可惡更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溢惡皆不

為已甚之事也或上龜山書云徐行後長得堯舜之道不為已甚知仲尼之心龜山讀之甚喜蓋龜山平日喜說此兩句也　僩

問仲尼不為已甚此言本分之外無所增加爾曰已訓太又問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治亦進亂亦進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氣象可謂已甚矣而目之曰聖人之清和似頗難會頃之乃曰雖是聖終有過當處又

問伯夷不念舊惡求仁得仁似是清中之和柳下惠不

以三公易其介似亦是和中之清曰然凡所謂聖者以其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若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皆不為也這便是聖人同處便是無私意處但只是氣質有偏比之失故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說中正伊川謂正未必中中無不正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又問夷惠

皆言風而不以言伊尹何哉曰或者以伊尹為得行其道而夷惠不得施其志故有此論似不必然亦偶然爾道夫曰以意揣之竊恐伊尹勝似夷惠得此曰也是伊尹體用較全頃之復曰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道夫

大人者章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時舉加或録云只恁地白直做將去無許曲折○又云坦然明白事事理會得都無許多姦巧

敬之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這須着兩頭看大人無不知無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此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不成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下没許多事時舉

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拗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

一無偽賀孫○夔孫録云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却緣是他存得那赤子之心而今不可將大人之心只作通達萬變赤子只作純一無偽説葢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偽赤子之心未有所知而純一無偽

厚之問赤子之心曰止取純一無偽未發時雖與聖人同然亦無知但衆人既發時多邪僻而赤子尚未然耳可學

問赤子之心指已發而言然亦有未發時曰亦有未發時但孟子所論乃指其已發者耳良久笑曰今之大人也無那赤子時心義剛

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

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亦與老稚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銖

施問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發而未遠如赤子饑則啼渴則飲便是已發㝢

養生者章

王德修云親聞和靖説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

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説得好閎祖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君子深造之以道語勢稍倒道字合在深造之前趙岐云道者進為之方亦不甚親切道只是進學之具深造者從此挨向前去如之以二字尋常這般去處多將作助語打過了要之却緊切如夜氣不足以存與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以字皆不虛設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皆是也謨

問道者進為之方如何曰此句未甚安却只是循道以進耳道字在上可學

敬之問道者進為之方曰是事事皆要得合道理取之左右逢其原到得熟了自然日用之間只見許多道理在眼前東邊去也是道理西邊去也是道理都自湊合得着故曰逢其原如水之源流出來這邊也撞着水那邊也撞着水賀孫

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曰只深造以道便是要自得

之此政與淺廹相對所謂深造者當知非淺廹所可致若欲淺廹求之便是强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直是深造便有自得處在其中又曰優游饜飫都只是深造後自如此非是深造之外又别欲自得也與下章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同(黼)君子深造之以道道只是道理恁地做恁地做深造是日日恁地做而今人造之不以其道無緣得自得深造之以道方始欲其自得看那欲字不是深造以道

便解自得而今說得多又剩了說得少又說不出皆是不自得夔孫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如何曰深造云者非是急迫遽至要舒徐涵養期於自得而已自得之則自信不疑而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於道也深資之深則凡動靜語默一事一物無非是理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又問資字如何說曰取也資有資藉之意資之深謂其所資藉者深言深得其力也謨○去偽畧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曰深造之以道語似倒了以道字在深造字上方是蓋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曰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功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如為仁而克己復禮便是以道若不克己復禮別做一般樣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

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這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地出來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

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又云資字如萬物之資始資於事父以事君之資皆訓取字○燾

子善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一節曰大要在深造之以道此是做工夫處資是他資助我資給我不是我資他他那箇都是資助我底物事頭頭撞着左邊也是右邊也是都湊着他道理源頭處源頭

便是那天之明命滔滔汩汩底似那一池有源底水他那源頭只管來得不絶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來供自家用似那魚湊活水相似却似都湊着他源頭且如為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箇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頭處莊子說恃原而往便是說這箇自家靠着他原頭底這箇道理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莊子說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他那資

給我底物事深遠自家這裏頭頭湊著他原頭植。賀孫

録見下

子善問君子深造之以道造是造道欲造道又着以道語意似以道深造曰此只是進為不已亦無可疑公將兩箇道字來說却不分曉賀孫問深造之造字不可便做已到說但言精進做將去又必以其方曰然又問取之左右逢其原是既資之深則道理充足取之至近之處莫非道理曰資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

資助既深看是甚事來無不湊着這道理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只取之左右便撞着這道理如有源之水滚滚流出只管撞着他若是所資者淺略用出便枯竭了莊子說庖丁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肯正是此意為人君便自撞着箇仁道理為人臣便自撞着箇敬道理為人子便自撞着箇孝道理為人父便自撞着箇慈道理與國人交便自撞着箇信道理無適而

不然　賀孫

居之安只是如人之居住得那裏安穩只是從初本原如此到熟處左右皆逢之謨

或問自得章文義莫有節次否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其勢自然順下來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間自不無節次若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尹先生却正如此說曰看他說意思自別孟子之意是欲見其曲折而詳言之尹先生之言

是姑舉其首尾而畧言之自孟子後更無人會下這般言語

或問程子之說何如曰必須以道方可潜心積慮優游厭飫若不以道則潜心積慮優游厭飫做甚底燾

博學而詳說之章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惟先難而後易凡事皆然道夫

問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何曰約自博中來

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為約去偽

問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曰貫通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公說約處却是通貫了又别去尋討箇約豈有此理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

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楫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揀人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以誇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為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

又曰某嘗不喜揚子雲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多聞欲其約也多見欲其卓也說多聞了又更要一个約去守他正如公說這箇是所守者約不是守之以約也 僩

徐子曰章

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郎當且更就此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强苟且徇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方得 僩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敬之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禀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禀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别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

一緫禀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賀孫○時舉録云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推不去人若以私慾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之幾希

徐元昭問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如何是存之曰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者何故至存之方問因問元昭存何物元昭云有所見曰不離日用之間曰何謂日用之

問曰凡周旋運用曰此乃禽獸所以與人同須求其所以與人異者僧問佛如何是性曰耳能聞目能見他便把這箇作性不知這箇禽獸皆知人所以異者以其有仁義禮智若為子而孝為弟而悌禽獸豈能之哉元昭又云萬物皆備於我此言人能備禽獸之不備曰觀賢此言元未嘗究竟可學○琳録別出

元昭問君子存之曰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饑食渴飲之

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璘

知而不存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存者也君子存之○僩

明於庶物如物格閎祖

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爾又問與孝經事天明事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別此察字却訓著字明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謂明察與易繫明於天之道察於人之故同 去僞

子善問舜明庶物察人倫文勢自上看來此物字恐合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獸乃

一物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底事舜看來惟是於人倫最緊要賀孫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賀孫

守約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曰堯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歷一一理會過賀孫

問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若學者須是行仁義方得曰這便如適来説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内即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為凖的方得賀孫

符舜功言只是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分曰此是江西之學豈不見上面分明有箇舜字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

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為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為利矣德明

禹惡旨酒章

問禹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文王望道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坐以待旦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之兢兢業業純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否曰他本是說聖人又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道夫

問湯執中立賢無方莫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曰不然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却與子莫之執中不同故集注下謂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時舉

問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上文既是各舉一事言四聖人之事亦多周公如何施之曰此必是周公曾如此說大抵所舉四事極好此一處自舜推之至於孔子可學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此不可考恐是周公自有此語如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此直是周公曾如此語公明儀但舉之爾四事極說得好泄字有狎底意思謨

因論泄邇忘遠老蘇說乖曰聖人心如潮水上來灣坳浦溆一時皆到無有遠邇方

王者之迹熄章

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曰這道理緊

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燾

莊仲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

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　文蔚

可以取章

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見得可以取後來却見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廉矣蓋後來見者較是故也與死亦然　閎祖

正卿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亦下二聯之義曰看來可以取是其初略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放此庶幾不礙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也壯祖

可以取可以無取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若更加之思焉則私意起而非義理之本然僩

可以取可以無取云云夫取爲傷廉固也若與者本惠死者本勇而乃云傷惠傷勇者謂其過予與無益之死耳且學者知所當予而不至於吝嗇知所當死而不至於偷生則幾矣 人傑

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在取傷廉上且將那與傷惠來相對說其實與之過厚此子不害其爲厚若纔過取便傷廉便是不好過與畢竟當時是好意思與了再看之

方見得傷惠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説他不是然亦不大故責他只是纔過取便深惡之如冉求爲之聚斂而欲攻之是也僩

天下之言性也章

問則故而已矣故是如何曰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

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集注謂故者是已然之迹也是無箇字得下故下箇迹字　時舉

問則故而已矣曰性是箇糊塗不分明底物事且只就那故上說故却是實有痕迹底故有兩件如水之有順利者又有逆行者畢竟順利底是善逆行底是惡所以說行其所無事又說惡於鑿鑿則是那逆行底又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性是糊塗底物事情却

便似實也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便是情植

敬之問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以利為本是順而不拂之意曰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得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如無惻隱之心非人無羞惡之心非人皆是自然而然惟智者知得此理不假人為順之而行南升○時舉録别出

敬之問故者以利為本如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此是故

人不拂他潤下炎上之性是利曰故是本然底利是他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他本然之性如此然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利到智者行其所無事方是人之得自然底從而順他時舉倪同

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說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為本如星辰亦有逆行大要循躔度者是順問南軒說故作本然曰如此則善外别有本然孟子說性乃是於

發處見其善荀揚亦於發處說只是道不着問既云
於發處見伊川云孟子說性乃拔本塞源之理莫因
發以見其原曰然可學
器之說故者以利為本如流水相似有向下無向上是
順他去曰故是本來底以順為本許多惻隱羞惡自
是順出來其理自是如此孟子怕人將不好底做出
去故說此若將惡者為利之本如水搏而躍之可使
過顙這便是將不利者為本如伊川說楚子越椒之

生必滅若釋氏自是岀來便惡了荀子因此便道人性本惡據他說塗之人皆可為禹便是性善了他只說得氣質之性自是不覺寓

故只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潤下炎上便是故也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然皆有箇已然之迹但只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水之性固下也然摶之過顙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非其性爾仁義禮智是為性也仁之惻隱

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即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饒錄作恔害之非仁不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爲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後世如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者如何遂不能以

利為本而然也荀卿之言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滅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如禹只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歷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　謨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猶云所為也言凡人說性只說到性之故蓋故却以利為本利順者從道理上順發出來是也是所謂善也若不利順則是鑿故下面以禹行水言之苟求其故此故與則故却同故猶所以然之意直卿云先生言劉公度說此段意云孟子專為智而言甚好端蒙

問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先生引程子之言曰此章意在知字此章言性只是從頭說下性者渾然不可言

也惟順之則是逆之則非天下之事逆理者如何行得便是鑿也鑿則非其本然之理禹之行水亦只端的見得須是如此順而行之而已鯀績之不成正為不順耳力行

問伊川謂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伊川之説何如曰則字不可做助語看了則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天下之言性者止説得故而已矣故字外難

為別下字如故有所以然之意利順也順其所以然則不失其本性矣水性就下順而導之水之性也搏而躍之固可使之在山矣然非水之本性或問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為言天下萬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他文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如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間矣又問後面苟求其故此故字與前面故字一般否曰然　去偽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便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麽說始得個

問先生注下文言存仁存禮何也曰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又問如此則是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處心也曰以其處心與人

不同又問何謂處心曰以仁處於心以禮處於心集注

非定本

○節

蔡問以仁存心如何下以字曰不下以字也不得呂氏云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下一以字不是以此心是如何問程子謂以敬直內則不直矣何也曰此處又是解直方二字從上說下來敬以直內方順以敬則不順矣淳

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出於誠實也人傑

問自反而忠之忠曰忠者盡己也盡己者仁禮無一毫不盡節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安得不勇閎祖

禹稷當平世章

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家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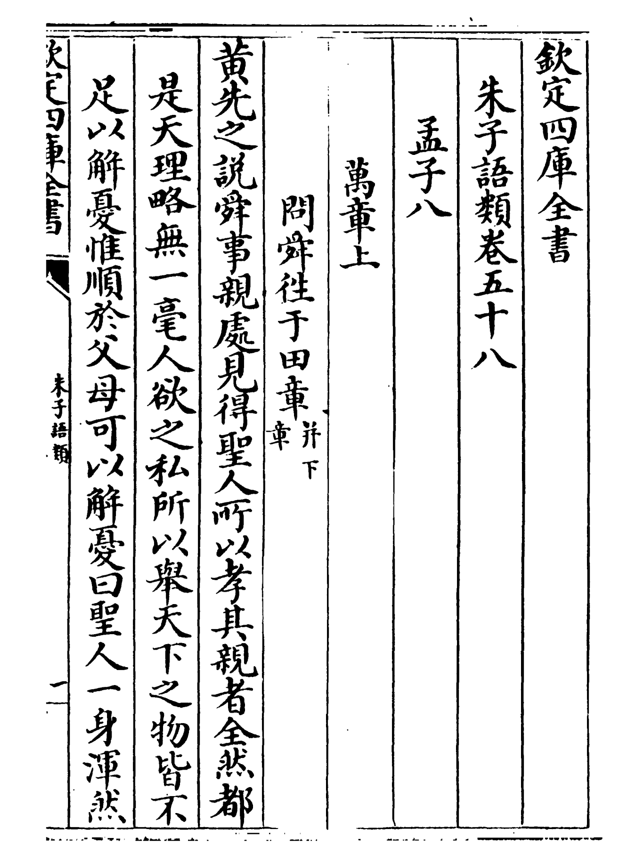
急問何謂緩急曰若洪水之患不甚爲害只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溺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且奔君父之急雖不過見父母亦不妨也又問鄉隣有鬬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用權若鄉鄰之鬬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例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鬬毆救之亦無妨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

公都子問匡章章

孟子之於匡章葢怜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爲匡章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據章之所爲因責善於父母而不相遇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爲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絶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爲不孝而絶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

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絶爾後世因孟子不絶之則又欲盡雪匡子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想是箇拗强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為人耳先生甚然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説得合味道云舜不告而娶蓋不欲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耳如匡章則其懟也甚矣廣

朱子語類卷五十七



朱子語類卷五十八

孟子八

萬章上

問舜往于田章并下章

黄先之説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畧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

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井又從而揜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已

此心亦喫不過定是動了象爲弟日以殺舜爲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爲人人皆可爲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唯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着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賀孫

林子淵說舜事親處曰自古及今何故衆人都不會恁地獨有舜恁地是何故須就這裏剔抉看出来始得默然久之曰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隅礙是他合下渾全都無欠闕衆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脩治之功如小學前面許多恰似勉强使人為之又須是恁地勉强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如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

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須看見定是着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不如此意思如何便是天理意思如何便是私慾天理發見處是如何却被私慾障蔽了賀孫

叔器問舜不能掩父母之惡如何是大孝曰公要如何與他掩他那箇頑嚚已是天知地聞了如何得掩公須與他思量得箇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責舜義剛

問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事曰象謀害舜者舜隨即化了

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有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為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𤋮

象日以殺舜為事章

或問仁之至義之盡是仁便包義何如曰自是兩義如舜封象于有庳不藏怒宿怨而富貴之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是義之盡因舉明皇長枕大

被欲為仁而非仁云云賀孫○不知何氏錄詳別出

仁與義相拗禮與智相拗問云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庳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

觀者

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肖故處之得道封之有庳但富貴之而已周公於管蔡又别盖管蔡初無不好底心後来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此心周公必不使之也燾

咸丘蒙問章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盖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来又曰謂如等人来

相似今日等不来明日又等須是等得来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将意去捉志也燾

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来自家便迎接将来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學蒙

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是以自家意去等候他譬如有一客来自家去迎他他来則接之不来則已若必去捉他来則不可蓋卿

問堯以天下與舜章

董仁叔問堯薦舜於天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又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佐

問百神享之云如祈晴得晴祈雨得雨之類蓋卿

問人有言章

莊仲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

却只是一箇命文蔚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是天便如君命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做這箇職事其俸禄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

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文蔚

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絏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絏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

亡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剉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賜○䕫孫録云問人或死於干戈或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下同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耶曰也怎生便信得他又問如此

則堯即位於甲辰亦未可據也曰此却據諸歷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問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却為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之不必深考

廣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二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知得然觀外丙仲壬必是立二年四年不會不立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没太甲元年故以為外丙

仲壬不曾立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憑也子蒙

問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問竇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竇對以饑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恊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温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

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德明間看伊尹升陑之事亦是曾學兵法曰古人皆如此　如東漢李膺為度遼將軍必是曾親履行陳竇問傅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後來乃能作股肱元首之歌便如顏子亦大段讀書其問為邦夫子告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顏子平時於四代禮樂夏小正之類須一一曾理會來古人詳

於禮樂之事當時自有一種書後世不得而見如孟子說葛伯事以為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便是孟子時有此等書今書中只有葛伯仇餉一句上古無書可讀今既有書亦須是讀此由博以反約之義也德明

問伊尹樂堯舜之道集注作誦其詩讀其書乃是指其實事而言曰然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實不然何以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一句若是不

着實只是脱空今人有一等杜撰學問皆是脱空狂妄不濟一錢事如天下歸仁只管自説天下歸仁須是天下説歸仁方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管去説到念慮起處却又是非禮此皆是妄論子韶之學正如此須是居處恭執事敬坐如尸立如齊方是禮不然便不是禮履孫

龜山説伊尹樂堯舜之道云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似説得渾全却不思他下面説豈

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皆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閒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後來如莊子便說在坑滿坑在谷滿谷及佛家出來又不當說底都說了佐

理不外物若以物便為道則不可如龜山云寒衣饑食出作入息無非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哉即耕於有莘之野是

已墜地說却有病物只是物所以為物之理乃道也

闕祖

龜山以饑食渴飲便是道是言器而遺道言物而遺則也燾

伊尹是二截人方其耕於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一截人燾

伊尹之耕於莘也傅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

濵也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已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　鎬

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踐坤順也

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　敬仲

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

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_僩

道夫問覺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蓋知是知此一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又問思曰睿曰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謂之睿_{道夫}

問或謂孔子於衛章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_{閎祖}

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夫道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厚之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来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某問既是如此何以為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曰三子是資禀如此否曰然可學

問伯夷柳下惠伊尹謂之清和任孟子云皆古聖人如何曰清和任已合於聖人問如孟子言只是得一節曰此言其所得之極耳可學

夷清惠和皆得一偏他人學之便有隘不恭處使懦夫學和愈不恭鄙夫學清愈隘也可為百世師謂能使薄者寛鄙者敦懦者立君子不由不由其隘與不恭謨

或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

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説得大率前輩之論多是如此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分明有優劣

不同却要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說不行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矣分明太王有翦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今却要以變來壓着那

常底說少間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不是處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云如可與立可與權若能可與立時固是好然有不得已處只得用權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人要如此又問堯舜揖遜雖是盛德亦是不得已否曰然

敬之問伊尹之任曰伊尹之任是自任以天下之重雖

云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恪敬之閒伊尹聖之任非獨於自任以天下之重處看如所謂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非其義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這般也見得任處曰不要恁底看所謂任只說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若如公說却又與伯夷之清相類閒聖人若處伊尹之地如何曰夫子若處

此地自是不同不如此看意或問伊尹治亦進亂亦進無可無不可似亦可以為聖之時曰伊尹終是有任底意思在 賀孫

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

何也僩

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

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所謂智

譬則巧聖譬則力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便是中處如顏子之學則已知夫中處但力未到且若更加之功則必中矣蓋渠所知已不差也如人學射發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謂之箭苗言其已善發箭雖未至的而必能中的若更開拓則必能中也僩云顏子則已知中處而力未至三子力有餘而不知中處否曰然 僩

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兼三

子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
問始終條理如所謂始作翕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
成之類否言八音克諧不相奪倫各有條理脉絡也
曰不然條理脉絡如一把草從中縛之上截為始條
理下截為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截亦少一莖
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又問始
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功夫緊要處全在
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却致知

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也亦各至於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盡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徧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故集注云所以偏者由其蔽于始是以闕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何以見之只觀其清和之德行之便到其極無所勉強所以謂之聖使其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安知不如孔子也曰然

更子細看 僩

問孔子之謂集大成此一節在知行兩字上面源頭若見得偏了便徹底是偏源頭若知得周匝便下来十全而無虧所謂始終條理者集注謂條理猶言脉絡莫是猶一條路相似初間下步時纔差便行得雖力終久是差否曰始條理猶箇絲線頭相似孔子是挈得箇絲頭故許多條絲都在這裏三子者則是各拈得一邊耳問孟子又以射譬喻最親切孔子是望得

那準的正了又發得正又射得到故能中能至三子者是望得箇的不正又發得不正故雖射得到只是不中耳然不知有望得正發得正而射不至者否曰亦有之如所謂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是也如顏子却是會恁地去只是天不與之以年故亦不能到也時舉

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曾理會得許多洪纖高下而遽以玉振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為

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上聖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為偏也所以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和任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

謨

問三子之清和任於金聲亦得其一而玉振亦得其一否曰金聲玉振只是解集大成聲猶聲其罪之聲古人作樂擊一聲鐘衆音遂作又擊一聲鐘衆音又齊作金所以發衆音末則以玉振之所以收合衆音在裏面三子亦有金聲玉振但少爾不能管攝衆音葢伯夷合下只見得清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清底伊尹合下只見得任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任底柳下惠合下只見得和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和底

淳

至之問金聲玉振先生因說及樂金聲初打聲高其後漸低於衆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一般初打恁地響到作時也恁地響但玉聲住時截然便住於衆樂之終必以此振之 賀孫

金聲玉振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終始如一叩之其聲詘然而止 僩

金聲玉振一章甚好然其亦不見作樂時如何亦只是

想象說兒寬金聲者考其條貫之是非玉振者斷而歸一 節

或問始終條理章曰集義一段便緊要如這一段未理會也未害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

頭到尾只是玉聲是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賀孫

問始終條理曰條理條目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為始下一截為終始是知終是行節

始條理是致知終條理是力行如中庸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與大學物格知至這是始條理如篤行與誠意正心脩身以下這是終條理賀孫

敬之問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此一章智却重曰以緩急

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且如今有一等資質好底人忠信篤實卻於道理上未甚通曉又有一樣資質淺薄底人卻自會曉得道理這須是還資質忠厚底人做重始得賀孫

問聖知曰知是知得到聖是行得到蓋卿

問巧力曰伯夷伊尹柳下惠力已至但射不巧孔子則既聖且智巧力兼全故孔子箭箭中的三子者皆中垜也大雅

黄子功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縁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子功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顔子則巧處功夫已至點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顔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文蔚

問集大成章以智比聖智固未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巧以聖譬力力既不及於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而尹和靖乃曰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於其間矣則是以聖智淺深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戾惟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

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此否曰甚好金聲者洪纎高下有許多節目玉振者其始末如一兒寛亦引金聲玉振欲天子自致其知是時未有孟子之書此必古曲中有此語

非孟子知德之與焉能語此去偽

或問玉振金聲伊川以喻始終或者之意以此有變有不變其説孰是曰二説相關不可偏廢金聲固是喻其始然始則有變玉振固是喻其終至終則無變也

去僞

北宮錡問曰章

問孟子所荅周室班爵禄與周禮王制不同曰此也難考然畢竟周禮底是盖周禮是箇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没理會何以言之太公所封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今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這中間多少濶豈止百里孟子說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

也而儉於百里恐也不然又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一國之土地為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殊不多曰君十卿禄禄者猶今之俸禄盖君所得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賔客朝覲祭饗交聘往来又别有財儲為公用非所謂禄也如今之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别有錢也僩

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其次八人七人又其次六人五人此等差别是地有肥瘠耶抑糞灌之不同耶曰皆

人力之不同耳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為之抑別募游手為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為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閒祿給之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于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略

見於他書如至没要緊職事亦破人甚多不知何故但嘗觀自漢以来及前代題名碑所帯人從胥吏亦甚多又不知如何皆不可曉僩

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盖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之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説廣

萬章曰敢問交際章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言受天下所不辭則舜受天下不為泰於今為烈是暴烈之烈如宣王承厲王之

烈人
傑

為之兆也兆是事之端猶縫罅也僩

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如陳常弑齊君孔子沐浴而告魯公又告桓子事勢可見問隳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柰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隳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

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正如五代羅紹威不柰魏博牙軍何假朱温之勢以除之既除牙軍而魏博之勢大弱紹威大悔正此類也孔子是時也失了這機會不曾做得成個

子升問孔子仕季氏之義曰此亦自可疑有難説處因言三家後来亦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来整頓孔子却因其機而為之如墮邑之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孟氏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

因說如今且據史傳所載亦多可疑處如曾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如何得做司寇又問群弟子皆仕家臣聖人亦不甚責之曰當時列國諸臣皆世其官無插手處故諸子不擇地而為之耳木之

仕非為貧章

說位卑而言高罪也曰此只是說為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

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恥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嘗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

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覇道彼非能為帝王之事也特借是為漸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胷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睢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其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廹失

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
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
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雜然並修看他會做
事底人便别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
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
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胷次終是鬧着事不得
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来只管跳躑爆趠不已如
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

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

僩

萬章問士不託諸侯章

至之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也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至錄云其中毫釐必辨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

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僕爾亟拜也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五十鎰而受於薛餽七十鎰而受這箇都有箇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劒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

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賀孫。至錄云孟子是義精所以不放過義是一柄利刃凡事到面前便劃成兩片所以精之集義者蓋毫釐微細各有義入神以致用也所以要精義入神者蓋欲以致用也

朱子語類卷五十八